

中年荒芜

ZHONGNIANHUANGWU

千里烟 著



这是另类的精神游戏，
在这个人无能为力的时代里，
他们希望构筑一个低成本的虚幻田园，
然后推倒，再建造，再推倒……
循环往复。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014038938

I247.57
3366

千里烟
著

中
年
荒
芜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247.57
3366



北航

C17270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年荒芜 / 千里烟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500-0813-7

I. ①中… II. ①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8350号

中年荒芜

千里烟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胡青松
美术编辑 方方
制 作 张诗思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16.7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813-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楔子

这是另类的精神游戏，在这个人无能为力的时代里，他们希望构筑一个低成本的虚幻田园，然后推到，再建造，再推倒……循环往复中，他们听到毁灭者的喘息和被毁灭的呻吟，仅此而已。

它是麻将战争，也是人心战争，情感战争；它是三缺一，是三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的战争。

秋风，如一把泛着寒光的利剑，不知被谁从天地一角倏地抽出，忽闪虚晃几下，亮光刺目。浮光掠影间，天，就凉了。所以，有人说，武艺再高的武林高手，在秋天，也有找不到来自对手的挫败感。何况眼前这一庸常中年猥琐男呢？

自打识字以来，贾大华就对自己的姓名不满意。“西”“贝”分离，“贾”这个姓，就像被阉割的生殖器，上下脱节，怎么看，怎么血脉不通。“大华”亦是如此，“大”，是被阉割的“太”；“华”，是身首分离。假如下辈子还为人说的话，贾大华一定会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不阉割的，气血相合的，浑然一体的。比如，王申，比如，王力。比如，王子。

贾大华爱热闹。

热闹是人气，也是寂寞。爱热闹的人一般不会坏到哪儿去，但要说好到哪儿去，也要让人搜肠刮肚好半天，说不一二条来。爱热闹的人，骨子里总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什么事都喜欢往人前凑，无主见无原则，略显浅薄，胸无大志。但有时生活中也有另外一些爱热闹的人，他们把自己藏得很深，装作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其实，心里的小九九早就盘算开了，这一类，又可怕得很。贾大华的爱热闹，是前一种，是浅表层的头脑简单的那种。一般人家也不想把他往深处想，觉得浪费时间，无多大意义。所以，办公室里有贾大华没贾大华，大家是不设防的。当一个人不被大家提防的时候，要么，这个人给人留下了坦坦荡荡的印象，要么，这人是个酒囊饭袋，人们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儿。

贾大华在办公室里聊天，手里必须抱上一壶热茶，边喝边说，边说边喝，滔滔不绝的话语连同他的唾沫，向同事们批发，东南西北四面出击，毫不吝啬。话题很多时候是从他手里的茶壶开始的。今儿一个瓜果壶，明儿一个提梁壶，他的

茶壶变着法子换，常人以为他是喜新厌旧，他说这是一心一意，是变着法子的公正正地“养壶”。刚刚说完养情人包二奶话题的同事们听贾大华说“养壶”，便来了兴趣。平素只听人说怎么“养孩子”“养老”“养二奶”的，大家倒想听听他养壶的心得。见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他这边来了，贾大华便摇头晃脑地说开了。

贾大华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门，说：这养壶的学问大着呢，不比养老虎、养情人简单。就说“开壶”吧，这一步一步的，就把你们整晕。

郑天一插嘴问什么是“开壶”，是不是和“开苞”一个性质。贾大华说：“开壶”是用新壶前必须做的功课。当然，你说是开苞也行。但这两件事是截然相反的。和处女上床，你们哪里忍得住？可这“开壶”，就不一样了。新壶买回来不能直接喝，要先伺候。白水煮至少一个小时。壶盖与壶身分开，放到凉水锅里，锅用火慢慢加热至沸腾，一小时后关火。这里面的原理，各位都是大教授，肯定懂的，热胀冷缩，为的是让壶身的气孔释放出所含的土味及杂质。

郑天一说话没正经，说：不就是前戏么，先洗个澡。众人哄笑，于是有的感叹“开壶”之奥妙科学。

贾大华说：这哪跟哪。白水煮过的壶再与一块老豆腐，注意，是老豆腐，一起放到清水中煮，至少一小时。

众人惊呼：还要老豆腐啊？我们喜欢的是嫩豆腐。

贾大华说：这第二步叫“去火气”。煮完还不算完，要是嫩甘蔗头的话，再一起放清水里煮一小时。

众人明显有点听觉疲劳。

贾大华仍旧兴致勃勃，说：这还不算完，第四步，将壶与茶叶一起放清水里煮一小时……

从白水、老豆腐、嫩甘蔗头到茶叶，众人明显有点厌烦了，郑天一更是朝他投去鄙夷的目光，觉得贾大华简直是暴殄天物。再看看贾大华手里捧的紫砂壶，

也没见着特别之处，很快便没了兴致。不知是谁看到墙上的挂钟，大声嚷了起来：到点了，校车快开啦！于是，大家散了，稀稀拉拉地走出办公室，连个招呼都没跟他打，办公室成了进出自由的菜园子，贾大华倒像农夫扔在菜园子里的粪桶，自个儿在那儿臭着。

贾大华用不着坐校车，他就住在草城大学附近。草城大学早年建设的时候，在学校西南角做了几栋教师宿舍楼，后来，为了规范管理，学校后勤部门将这几栋教师宿舍圈在院子外面去了。见听自己侃大山的同事们走了，贾大华顿时百无聊赖起来。一到下班的点儿，贾大华就头疼，就脑子短路，就发愁，就无所适从，嘴巴像被小气鬼拧紧的水龙头，紧得慌；也似被小气鬼故意松开一点点的水龙头，水珠子似的闲话，在嘴里控制不住地往下滴。该回家了，可贾大华的屁股犹如西沉的落日，落下去就落下去了，它重重地搁在板凳这地平线上，不想再次升起。

不想回家，是现代入、特别是现代男人的通病。现在，不想回家的男人多的去了。女人回家，或急着做饭，或急着哺乳；而男人呢，外面到处是为他们而开的饭馆，到处是迎面而来深邃魅惑的“事业线”。男人并不缺乏被喂养被哺育，一切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所以，男人们当然不必急着回去面对家里线条拖沓的黄脸婆。

一栋红砖青瓦的老办公楼，一团浓密的树荫，甚至一扇裸露着几十年树龄的木门，树下门后，这些，都是藏人之地。草城这个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好在藏个把贾大华这样五大三粗的汉子，还是藏得住的。

几十年前的草城，倒有那么一股俊秀飘逸之气，虽然略显青涩，但山峦犹如年轻男人的眉宇，郁郁葱葱，有棱有角；小河潺潺歌唱，昼夜不停，有着乐不可支的情状，青涩中带着几分傻气和天真，不知忧愁为何物。那个时候的草城，阳光也多，雨水也多，各色树叶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汁液饱满，默默低垂眼睑深情凝视着大地，而大地上弥漫的，是草长莺飞的浪漫氤氲之气。

当然，那个时候的贾大华也是意气风发的。那个时候的贾大华不喜欢坐，他喜欢跑步，而且是马拉松式的长跑。沿着草城大道，从南到北，他的白球鞋底犹如一面手掌，把草城的大地抚摸了个够，大有“普天之下，莫非‘贾土’”的气势。抚摸这个词，对于贾大华来说，或许还不够准确，应该是践踏，一种亲昵的践踏。狠狠的、爱的践踏。这一践踏，踏出了青草混合着泥土的略带点土腥味儿的气息，踏出了贾大华生命的力量和朝气，也踏出了他对未来的一股子野心。在草城的大地上行走不止一日两日的贾大华，脚下粘起来的灰尘要是搜集起来，恐怕也能垒座假山了，这座山，犹如一个日渐成长起来的男人，横亘在他心中，成为他的记忆。

贾大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想回家的呢？

贾大华不是那种爱校如家、爱生如子一脸忧国忧民的模范，在草城大学这所三流高校里，他顶多算得上一位三流教师，或者说不入流的教师。贾大华的相貌与草城的命运有些相似，年轻的时候眉宇间时不时露出俊朗之气，眼神犹如潺潺的河流，闪现出灵动与秀气，虽说不是什么风流倜傥，但让人看上去觉得舒服，丝毫不刺目。而人一到中年，身体的大好河山被时间这个恶魔这个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得惨不忍睹——皮肉松垮不说，说起话来满嘴浊气臭气，吃饭时唾沫四溅，再加上衣着不整，怎么看，都像是丐帮帮主。而丐帮帮主的精气神还未曾丢弃呢，人家一直都有根打狗棒伴随左右，而贾大华，连根打狗棒都没有，就那么赤条条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2

人都走了，没人聊。总不能和桌子板凳说话吧。和桌子板凳说话这样的傻事，贾大华还真做过。那天，系办的同事们都赶着坐校车走了，办公室里的桌椅

板凳乱七八糟地横在中间，空空如也。贾大华喝了一大口茶，看着一把剥落了漆的浅红木椅说：郑天一，还别说，你的话还真有些道理。怎么？不服？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白米饭都多……

放下茶杯之后，贾大华将身体又转了个方向，对着另一把深红色的木椅说：袁大可，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那样跟我说话？别吞吞吐吐的行不行？

贾大华疯狂地爱上说话，与他童年时候的口吃有很大关系。贾大华口吃的一段日子里，他的嘴巴、舌头和牙齿彼此不买账，没有配合，虽然他紧急调度，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口吃遭到他人嘲笑，贾大华的嘴巴上从此就加了一把锁。现如今可好了，他贾大华做的就是靠说话糊口的行当，每天在讲台上对着莘莘学子口若悬河，对他来说，也算是快意恩仇了。

贾大华是有老婆的人。老婆姓陈名吉，陈吉同志每天上班很早、下班很晚，当然，也就错过了家里早餐晚餐的时间。陈吉从不在家吃饭，公司有工作餐。对于她来说，家，就是个一次性投资、以后再也不用花钱睡觉的便捷旅馆，而贾大华，就是这家旅馆永远不会辞职离去的服务生。从小服务生做到老服务生，贾大华对这家客栈也算是尽心尽责。儿子贾海十八岁，在外地读大学，十天半月也没个电话，有电话打到贾大华的手机上，意味着又要往他的卡里打生活费了。说起“外地”，贾大华觉得挺可笑的。贾海其实是在上海读的大学。贾大华本是上海人，这个秘密，很多人不知道，人们从贾大华一口正宗的草城话，断定他是百分之百的草城人。当然，说籍贯是个秘密，也有点儿故弄玄虚，贾大华压根儿就不是个引人注意和重视的人，籍贯是哪儿的，多大年纪，甚至他有什么秘密，这些都无关紧要。上海老家没人，除了前妻张玲和儿子贾洋，贾大华也懒得回那个所谓的故乡了。所以，外地，外地，贾大华认为：就是他贾大华现在生活以外的地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贾大华感到每天没着没落的。

以前还没觉得，跑步、游泳，很多事情转移了注意力，可人一过四十五，贾大华就不跑步不游泳了。随着运动的渐渐停止，他的皮肉也在骨骼周围如浓稠的褐黄油漆，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身体笨重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还寻思着减一点脂肪下来，可一动就气喘吁吁。后来，就懒得动了。懒得动之后，身体又迅速膨胀了几次。再后来，就莫名其妙地突然止住了，好像身体本身也懒得搭理他了。

日子就这么笨重地有一搭没一搭地往前挪。一开始，下班后贾大华回家还看看电视，现在，电视也懒得看。没什么看头，闹得慌。开哪个台，里面就是一群人。有时是一群专家，坐在一起七嘴八舌指手画脚，贾大华特烦这些所谓的专家，他们的全部工作好像就是在电视台混吃混喝，不干正经事儿；有的台呢，是一群年轻人，穿着同色系的衣服，站着追着疯逗打闹，笑得前仰后合，观众倒好像石佛一样；有的台，时不时出现一群大爷大妈，他们在超市排完队买完打折换购的鸡蛋后就赶去电视台，东家长西家短，一地鸡毛。以上这些，贾大华还能原谅，但有一次一个电视台弄个狗狗比赛的节目，看得他气得直捶桌子。几条警犬在台上比赛，两三米的跨栏跑步还好说，可走八米高的钢丝，下面却不垫垫子，狗狗浑身颤抖地趴在钢丝上走着，一次，两次，重重地落下来，狗狗的眼里闪着胆怯和恐慌，结果，摔下来腿骨折。贾大华大骂着关了电视，决定再也不看这些劳什子了。还有一段时间，贾大华在家里茶几上摆象棋，一个用左手，一个用右手，自己和自己下，输了，就左手打右手或右手打左手。下了三四天，手背隐隐作痛，贾大华这才明白自己是最大的冤大头，顿时乏味起来。一乏味，贾大华立马起身，将“楚河汉界”从自家窗户里扔了出去，永远断绝了这纷争。

时间这个敌人无处不在，却又让人生生地抓不住击不垮打不倒。

有一天，贾大华既没看电视，也没下棋，他坐在沙发上，头向后仰，眼睛闭着，眼睫毛就像二十年前草城的草轻轻覆盖大地。起初，他幻想能像叔本华那样在沙发上永远睡去，他甚至起身去浴室慢慢地细心地洗了个冷水浴，就像清洗一

件刚出土的文物。他穿着整齐，还在胸口抹了一滴香水，以便自己有尊严体面地永远离开。他把自己想象成一具木乃伊，所有的脂肪和水分无情地抛弃了他，剩下的也是他唯一需要的，除了空洞，还是空洞。可梦境一样的死亡，无论如何没有光顾到他。生与死，有另一只手掌控着，这只手，无暇顾及他这个平庸之人。

贾大华重新睁开眼睛时，终于有了一个决定：为什么这么憋屈自己呢？憋屈来憋屈去，有什么用？这分分钟也死不了，还不如去找热闹的地儿热闹一会儿。不能大活人被尿憋死的这么亏待自己。

哪儿热闹？放眼望去，这巴掌大的草城——电影院是小年轻们谈恋爱的地方，人家坐那情侣包厢，自己不能去当风景陪衬当电灯泡吧，这把枯茅草一般的年纪了，还是识趣点；去京客隆、乐购、麦当劳、肯德基坐着，拿一张报纸点一杯咖啡透过玻璃窗看风景？也傻，再说，那里没什么自己想吃想买的东西，学那些上幼儿园的不懂事的娃儿去吃垃圾食品，就显得为老不尊了；美容院、溜冰场、健身房之类的更没劲，美容院是专属女人的，脸上抹上白面粉躺着，一说话面膜变形；溜冰场更不能去，摔个狗啃泥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变得这么不可救药越老越糊涂；健身房里埋头在跑步机上驴推磨一样地跑，何必呢。想来想去，贾大华作出了唯一选择：还是去麻将馆。

打麻将需要资金。贾大华不缺钱。若干年前，他利用自己的智商和胆略抓住机遇炒股赚了上百万，现在房子也有两套，工资够花。再说，他也不在乎钱。即使这些都花光了，以后，他还有退休费供他苟延残喘呢。贾大华在乎的，是有没有人和自己说话。麻将馆人多，不管认识不认识，咸的淡的，总可以扯上几句。遇上四个角儿围坐在一张麻将桌上，由不得人不说话。去麻将馆，贾大华只为听个人声，感受一下人间的烟火气。

对了，贾大华决定去麻将馆还因为一件事的触发。下午，贾大华挨了批。监考时，贾大华在教室后头睡着了，呼噜一声接一声，惹得考试的学生们捂着嘴巴笑。一边笑，一边抄；一边抄，一边笑，学生们有潜人无人看管的瓜田偷瓜的快乐。这个场景是教务处处长马雁从监视屏上看到的。马雁是个离婚的单身女人，精力充沛，也没什么精神寄托，现在全部的希望就是祖国的下一代和教育事业。当时302教室的荒诞呼噜和大胆抄袭让马雁处长很气愤，这甚至超越了她对前夫出轨的容忍限度。马雁马不停蹄地赶到院长办公室告了贾大华一状。校长又打电话给贾大华的顶头上司系主任袁大可，迫于压力，袁大可打电话向贾大华询问此事。

贾大华当时正准备离开系办，他一撂电话，说：是睡了，怎么着吧？贾大华这话透着一股子硬气，他不是和别人老婆睡，连和自己老婆睡都不是，自己和自己睡，怎么着吧？话利利落落地抛出之后，贾大华还是发现了自己语气里透着一丝软，自己睡自己也不是不可以，睡的时间不对，地点也不对，还被人家摄了像，不管怎么说，证据在人家那儿呢。

袁大可手里拿的话筒往下坠了坠，他看着话筒上小孔，说：贾大华，在系里可以混，有我罩着你。这是全校期末考试，现在院长知道了，我有什么办法？

贾大华拿开话筒，看了看，又将话筒贴在嘴边，大声说：知道就知道了，开除我吧，我还正想找个理由把我他妈的开除呢，你要是有本事，把我开除人籍。我也用不着你罩着！说完，“啪”挂了电话。那边的袁大可气坏了，两秒之内又将电话打过来，说：真是邪门了！我没发你的脾气，你倒先发上我的脾气了！贾大华怎么回事你！

开除学籍，是贾大华的一个发明。贾大华确实不想在人堆里混了，一点儿也不好玩。在这所日益萧条的三流大学里，他贾大华只是硕士研究生文凭，比起那一堆博士博士后，什么也不是，四十五岁那年，混个教研室副主任，平时斥鸡赶狗的事都是他做，遇上那些以开会名义出去旅游玩耍的机会，他就成了绝缘体。

教学生这一块，贾大华是没什么信心的，自己都教育不好自己，又怎么去教育别人，那不是误人子弟么，再说，现在的学生，还要人教吗？人家说把职业当事业，屁！事业这一块，贾大华是没什么指望了。而家庭，老婆陈吉作为草城大业文化公司副总，无形之中的强势使他甚至没心情和她说话，说也说不到一块儿去。老婆说的是选题、策划、明星、影视、炒作；贾大华说的是形而上、形而下、非理性、存在、辩证法、经验主义。要说这两个人，如果没耐心去沟通，是没法交流的。怎么走到一起的，到现在，贾大华都有点莫名其妙。贾大华和陈吉当时的介绍人是系主任袁大可，至于袁大可又是怎么认识陈吉的，贾大华没深究。二十年前离异的贾大华头脑简单，重新走进婚姻时的心境是：自己这个二手货，有人收购就不错了，哪还有挑三拣四的道理？没想那么多，贾大华糊里糊涂地就再婚了，甚至是感恩般地再婚了。当时袁大可做媒说起据说是他家的远房亲戚陈吉时，贾大华就问了这么一句：是女的吧？

袁大可愣住了，说：当然是女的！开什么玩笑！

贾大华说：是女的就行。

至高的形而上

在时间的拐弯处

你的影子，无处不在

穿越过世纪的尘埃

因为一种思想

你的光芒一路照耀

在人类精神的花园
你是一片长青的叶子
I am thinking, therefore I exist
来自哲学的呓语
谁的声音如梭
在每一个交叉的路口
智者如此说

这是贾大华最喜欢一首诗。四百多年前的笛卡尔为什么在贾大华的心目中还留有如此深刻的印象，贾大华觉得这不仅仅靠来自于书本的好感，也并非因为五十四岁的笛卡尔终生未婚。笛卡尔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贾大华喜欢和欣赏一切有理性精神的人。理性是智慧和态度，贾大华欣赏的这种理性，不流于表面，而是潜伏在他的灵魂深处。虽然这么多年来他的目标是完全抛却自己的理性，做一个苍白无知的人。

比起要在奇冷的斯德哥尔摩的冬天凌晨五点起床为瑞典女王讲哲学课的笛卡尔，混在三流大学不思进取的三流副教授贾大华，明显，要幸福得多。比如，他能这么肆无忌惮地以此种态度与系主任与袁大可讲话。

袁大可与贾大华的电话打得很长。见贾大华说开除人籍，他一时也不知说什么，笑着说：贾大华，不看僧面看佛面吧？不是我，你现在还是光棍呢！

僧、佛在贾大华这儿，都不管用，他提高嗓门，说：袁大可，我正要问你呢，以前我没来得及问，你到底是怎么认识陈吉的？

袁大可一时语塞，但他不能停下来，他气得撂电话之前，极力克制着自己，说：贾大华，陈吉是我远房表妹，我五姨太的外孙女，我告诉你一百遍了。

贾大华反问道：真的？

袁大可说：你怎么不相信呢？爱信不信。

贾大华说：那怎么这么多年不见什么五姨太和你们家来往？

袁大可说：五姨太死了，五姨太的女儿也死了。

贾大华说：你的意思是现在死无对证了？

袁大可气恼地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贾大华说：我懒得想，想那些，累不累呀我。

袁大可手拿话筒对着空白墙壁笑笑，说：就是嘛。

挂了电话的袁大可不由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没想到这个贾大华活到快天命之年，倒对这件事认起真来。想想自己过去对贾大华工作方面的纵容是不是有点儿过了，否则，他又会追问为什么的。

还是悠着点儿好，袁大可可在心里说。

4

一辆车尾剥落了少许油漆的黑色桑塔纳驶过草城大道后，悄无声息地拐进一条窄窄的竖着青灰墙砖的小巷，同时，也驶进一个女人的视线。这是一双黑白比例搭配精巧的眼睛，它们在眼眶这个精致的器皿里圆溜溜地滚动着，让人感觉很是清凉。这双眼睛的主人有个极其舒展的名字：叶美。这是一个让人情不自禁伸懒腰让自己处于最舒服姿势的名字。

此刻，叶美正站在大宝麻将馆二楼的一扇窗边朝楼下俯视着，眼神有些漫不经心，如不愁吃喝的人在闲暇玩乐时撒向沟渠的渔网，不在意有没有收获。这份懒散，是叶美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在麻将馆做服务员不比在农田里插秧，麻将馆本来就是无聊之人打发日子的地方，懒散，随意，要是谁扎起架子忙活一番，反而与环境不相适。三十五岁的叶美已经过了做小姐的年纪，不是妓女，妓女虽

然也有懒散的神态，但为了生计，她们整个身子杵在街头巷尾暗夜里的時候，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功利性的夸张。叶美则不同，她不需要拉客，她拿月薪，虽然这份月薪仅勉强够她糊口，这份月薪也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比如，五险一金，比如年假。

大宝麻将馆在丽红超市的二楼，四四方方的，中间几个小四棱形的廊柱支撑着这里的东南西北风。麻将馆近三百平米，靠街面那边有宽大的落地窗，另外两面是实体墙。丽红超市前几年生意火红的时候，这二楼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柜台，柜台上站立着千百种商品。超市生意黯淡下去后，这二楼便以年租金十二万元的价格租了出去。麻将馆老板姓王，名颂，三十六岁，他以儿子大宝的名字办了一家麻将馆。牌客们口里总是称王颂王总前王总后的。十年前王颂蹲过监，这段经历，成了他出狱后开麻将馆的资本。老板娘小田在超市当收银员，冷冷眼神透着一股子高贵劲儿，与不苟言笑的王颂站在一起，倒也般配。

二十张麻将桌按次序每行五张地摆在大宝麻将馆里，叶美是这里唯一的服务员。她的工作不仅仅是端茶倒水，还负责组织牌局。私底下，叶美称自己所做的工作为麻将红娘。四个牌客坐一张桌子，可哪四个凑一桌，就很关键了。有的驴头不对马嘴，有的七拱八翘，有的脾气臭，有的爱放鸽子，有的喜欢赖账……形形色色的牌客信息，已经输入叶美的大脑。叶美按自己的定律组织牌局：牌德不好的人，叶美就把他们当成一件湿衣服，在那儿晾着；牌德好的人，当然是叶美首选的目标，他们大气，输赢都显得云淡风轻，有时赢得多，还不忘给她十元八元的小费，说是买零食吃。对于这些人，叶美一直奉他们为座上宾。

大宝麻将馆的生意只能说马马虎虎，混得过去，只要每张桌子能凑齐四个人，四个小时下来，每人每小时3元，就能收32元钱了。二十张桌子如果能够坐满，那就是32乘以20；加上晚上一轮，每天就有两个640元的收入。除去水电茶水服务租金的消耗，所剩也不是很多。这个阶段的大宝麻将馆，二十张桌子从未坐满过，不然，也不会出现叶美在窗边热情招呼牌客上楼打牌的事情了。

暗红色的布衣沙发，是老板王颂两百块钱一个买来的，摆成一长溜儿。坐的人多且杂，上面沾了油污、灰尘。灰尘一多，油污显得更突出。深夜，麻将馆剩下零星的几桌，叶美着实熬不住了，就把热水瓶放在桌边，自己歪靠在沙发上睡会儿。有时半梦半醒之际，发现麻将馆灯光如白昼，再看整个大厅，空空荡荡，桌上只有散乱的麻将，不再有一个人。这时的叶美连忙起身，揉揉眼睛，打着哈欠，起身一个个地关灯。等麻将馆在最后一声“啪嗒”声中沉浸在黑暗中时，叶美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结束了。

空气里流窜着看不见的暑气，在人们的胳肢窝和裤裆里乱窜，让人略略有骚动不安。总之，夏天过后，它不再没原则地膨胀，如法国梧桐上的知了们一样，因为缺乏安全感，瑟瑟缩作一团，充满了烦躁和声嘶力竭。

一辆尾数为1414的桑塔纳在大宝麻将馆对面的马路边停了下来。显然，1414，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数字，一般有点收入的人是不会用这个牌照的，何况是一辆过时得不能再过时的脱了漆的桑塔纳。很快，车门被推开，一个模样还算周正、个子一米七左右的男孩从车里钻了出来，硬硬的发梢、端正的面庞。他站直身体，长长舒了口气，好像刚完成某个任务归来的士兵。然后，他的头上仰，视线恰好与站在窗边的叶美的视线碰上了，叶美绽开笑脸，向男孩招招手，大声喊道：三缺一，墨迹，赶紧上来吧。

显然，被叫做墨迹的男孩听得很分明，他的步子不由得迈大了，矫健的背影向对面跑去，桑塔纳被弃置一边。

本来，叶美所喊的墨迹，应该是“磨磨唧唧”的意思，墨迹本名叫慕容墨，人们嫌这三个字拗口，就“墨迹”“墨迹”地叫了。墨迹是草城舵落口一带的黑车司机，刚来这个陌生的城市一年。假如舵落口是草城一个小小的灶台，那么，慕容墨只喜欢围绕着灶台转圈子。也就是说，他只在草城的舵落口一带讨生活。平素除了开车，墨迹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这麻将馆里了。按理说，墨迹风华正茂年纪轻轻的，除了奔事业赚钱，还应该多一点和女孩子花前月下的恋爱生活，